

泰山

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宗良煜 蒿时工
李京泰 汪峰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泰山

民族的
精神家园

宗良煜 蒿时工
李京泰 汪峰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泰山,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宗良煜等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2
ISBN 7-5329-1901-3

I. 泰… II. 宗… III. 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2859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25 印张 2 插页 185 千字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9.80 元

开篇：我们在寻找



我们这个民族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从《尚书》的“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及《诗经》的“泰山岩岩，鲁邦所瞻”算起（哪天哪位专家又发现了更早一些的类似文字也说不定），到今天正在印刷厂里装订的那些与泰山有关的纸页，历史得承认，这两千多年来关于这座大山的记载和论述已是浩如烟海。那些国内或国外、汉语和非汉语的文字编织成了一部部厚厚的书，谁有兴趣把它们码叠起来的话，恐怕已经超过泰山本身的高度了吧？至少装备一个不大不小的图书馆是不成问题的。

有意思的是，这些书的分量无论轻重，却从没有像许许多多我们读过或没读过的印刷品那样，被当做废品和垃圾随意堆放在仓库的一角，上面均匀地罩了一层不薄的灰尘。永远保持着警惕的蜘蛛很乐意在它们之间结网捕食，那些发霉的纸页成为了蛀虫的快乐老家。而这些印刷品恰恰在某个历史时期被看成经典之作去让人们供奉。

不，无论何时，我们随手从书架上取下其中一

本不管哪朝哪代与泰山有关的书，简单地翻上几页，就会有新的收获；然后我们再去沐浴燃香，面对了群峰正襟端坐，静了心凝了神细心拜读，就会从这些平常的文字中愈发感悟到这座大山的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容易激发起人们的好奇心，感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顿悟。所以哪一天我们突然惊叹“哦，泰山本身就是一部大书啊！”是一点儿也不用奇怪的。

事实正是如此。这部大书在人类还只是一个有生命的细胞，在荒凉的海洋中漫无目的地随波漂浮的时候，就已经打开了。它是那样的厚重，它的页码尺寸比人类创作出的最大开本的书还要大上无数倍。多少亿年来，时光老人用一支苍健遒劲的笔一刻不停地在上面书写着，内容是那样的绵长浩繁，足够让大脑越来越健全的人类用自己的心灵一代又一代地阅读下去。

同时，那些才华横溢的泰山研究者们，在好奇心和使命感的驱动下，从古至今便留意着在这部大书的每一个页码上填写注脚，试图将它的每一行每个字的涵义都尽可能地解释得清清楚楚。后来他们把这些注脚编辑印刷出来，就成了一本本颇具权威性的学术专著。这些著作快乐地团聚在母体周围，分享着大书的荣耀。

因此对于我们这些笔力不逮的守望者来说，还能为泰山干些什么？

但我们总觉得我们有着一份未完成的使命。毕竟，泰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它像父亲一样，给予了我们任何人和事物都无法给予的精神品格。

是啊，我们从母亲的怀抱里抬起头来，睁大眼睛认识的第

一个物体就是这座巍峨的大山。哪个泰山人不是在那一级级古老的盘山道上蹒跚学步的呢？我们的双腿因此而硬朗。清澈的泉水带着缤纷的落英和松柏的晨露汇入我们的血管，美丽而坚强的花岗岩石扩撑着我们的胸怀，我们因此得以健康成长。

泰山人在泰山的怀抱里一代又一代繁衍着，每一个腿脚健全的人都有过无数次的攀登，从少年到老年；每一个吐字清楚的人，都能向远方的客人讲述出一段又一段泰山的故事，如数家珍；每一个拿得动笔的人，都写过与泰山有关的文字，书画过与泰山有关的墨迹，并为之自喜，或曰自豪。

泰山给了泰山人太多太多，泰山人都以能为它做些什么为荣。

我们也需要这份光荣。但是，我们还能在这本书里（假如我们真的有毅力和能力把它写完的话）告诉别人多少泰山的奥秘？

对于已经过世和仍在世的许多人来说，泰山早已没有什么奥秘可言。大自然恐怕也不会再给这个庞然大物添置些什么了，它本来就是大自然近乎完美的杰作。自从泰山在这片辽阔的华北平原上拔地而起，大自然就慷慨地、源源不断地送给了它端庄流畅的造型、四季分明的时令、充足的阳光和雨水、茂密松林和潺潺清泉，还有美丽的鲜花和蝴蝶、快乐的小草和小鸟。

不过，大自然总是非常缓慢地创造惊世之作，它无论做什么，一定要考虑保持适当的平衡。所以当大自然微笑着欣赏自己这个得意之作时，肯定没有打算让它长得更高更大些，比如高大到喜马拉雅山那等地步。喜马拉雅山海拔是八千八百四十

八米，泰山的海拔却仅有一千五百四十五米。幸亏这俩兄弟离着远，要不然站在一块，后者看上去可就太微不足道了。然而大自然心里很有数，眼光也看得远，它在创造这两座山的时候就已经赋予了它们迥然不同的内涵和使命。

大自然很清楚，再过多少亿年（不要想着历史上记载的年岁，那只能算是几秒钟而已），那个在海洋中东游西荡、随波逐流的有生命的细胞，迟早会登上陆地的；然后再过多少亿年，这个细胞会演变、繁衍成为一种比其他动物都要聪明的哺乳动物；这种动物先上来也是四肢着地，其貌不扬，额头很低，嘴巴突出，带着许多兽性，身上臭气难闻，跟其他那些在恐惧中求生、于战栗中死去的动物没多大区别。但是，当这种动物花费了近百万年，学会用后腿走路后，就不得了啦。这些人类的远祖顶住了无数的自然灾害，不计强弱悬殊，仅凭自己有限的力量跟恶劣的生存环境对抗，居然打了一个个胜仗，使得山坡不再凄凉，原野不再荒芜，征服、驯服或者说服了其他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渐渐成为了动物领袖、地球盟主。而此期间，万能的上帝和威力无比的诸多神明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诞生地哩。

又过去了多少多少年，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得现代人觉着再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供征服，但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进取心、占有欲是随时需要满足的（这实在是其他动物不具备的豪华专利），于是他们就会想到去干一些看上去挺荒唐的事情，比如攀登喜马拉雅山。这时，大自然就用冷静的眼光注视着那些无畏的攀登者们，对他们这种近乎超出人类极限的运动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赞同。大自然很明白，在创造这座高山的时候，它就已经教会了它怎样冷冰冰地接待外来者，什么有利

条件都不提供。因此，当终于有人费力地喘息着，万分孤独地站在了空气稀薄、满目冰川的地球最顶端珠穆朗玛峰时，他便成了这场与大自然的游戏物质收获最小、精神收获最大的胜利者。而这种收获恰恰使得人类活得一天比一天有滋味儿，有意义。

然而这种征服只是为寥寥无几的人准备的，地球上的几十亿人中有几个做过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打算，并且真的去实施，并且真的爬了上去？对于我们这些筋骨普通的人来说，胆敢想一想就算是十分奢侈了。

可泰山就不同了，它是大自然为了保持适当的平衡而精心造化的。大自然从来也不鼓励人类浪费时间去爬那座除了冰川岩石什么都没有的喜马拉雅山，却让泰山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做好了迎接四面八方、天内天外来客的准备。或者说，它是大自然送给人类的一份无须征服、只需观赏和利用的厚礼。

远远望去，泰山端庄中透着雄浑，质朴中含着威严，覆盖着千年古松的几十座群峰看上去历尽沧桑，却又显得那么年轻有活力。在它们的簇拥下，主峰玉皇顶虽说海拔不高却有着拔地通天的壮观，备足了帝王气。蓝天下，阳光像是一层不锈钢的金属笼罩了绵绵四百多平方公里的山脉，整座大山是那么的神采奕奕而又庄严凝重；每当片片白云从山头山腰悠闲地走过，更使得大山的凝重又平添了几分飘逸、几分空灵，令人心荡神驰，不由快步向山脚下走去，去满足攀登的渴望。只要稍下决心，没有谁攀不上去。泰山顶上的空气比陆地还要通畅。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孤独，那六千多级古老的台阶上，总是涌动着不息的人流，无论白天晚上，还是春夏秋冬。

那么，是谁在大自然的亲切注视下，第一个爬上了泰山，第一个把人类的足迹烙印在了这部大书上？

找不到历史记载。

那肯定是还没有历史记载的年代，泰山也只是一部无字的大书，或者说那时我们这个民族还没有创造出文字甚至语言，没准儿那人还是靠着四肢并用爬上去的呢。然而在大自然看来，这个人是最幸运的，他看到的是一个最原始也是最完整、最荒凉也是最无瑕的泰山。

当然，这次攀登对他和他周围的人来说（那时肯定还没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家庭或部落这种概念）是件天大的事情。他们这些人在这座大山的不远处刚刚驻足，之前他们像犹太人的祖先那样过着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为的是找到一块可供长期栖息的肥沃土地。当然，这块土地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有他们生存中不可或缺的水。最初的人类是向水边移动的（文明是水的产物而不是陆地的产物，所以我们总是把黄河当做自己的母亲）。他们也不例外。当他们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来到一条宽敞流畅、清澈见底的大河边时，就欢呼雀跃着安营扎寨了。

（多少个世纪以后，拿着灵巧的工具和精密仪器的考古学家们，在对这条被称作“大汶河”的河畔发掘出来的陶器等原始物品进行了一番认真的研究考证后，证实这里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发祥地。这就足以说明那些第一批到来的先驱们的选择是多么英明。）

从此，大人们再也不愁没有水喝，孩童们则整天泡在河里玩耍嬉戏。不过，那些时常坐在岸边打盹儿的老人们却在为一件事情愁眉不展，这就是每当他们抬头望向几十里外的那座大山时，内心便充满了敬畏和迷惑。

他们这辈子也见过一些山了。他们也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对所有的大山充满了崇拜之情，还有什么能比山更高大更有威力呢？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崇峻雄浑的大山。他们毫不怀疑地认定它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你看，它的峰顶竟然与蓝天接在了一起，白云时常缭绕在山腰，仿佛那儿就是它们的家。那儿肯定也是许多他们从没见过的神明的家。这些神明创造了雷霆闪电、暴雨飞雪等等无数神秘的东西，而这些神秘的东西又制约着他们的生与死。但是远远望去，这些老人们实在看不清楚神明的样子，走近了又怕惹它们生气，心里便矛盾得很。

无奈，老人们只好依照祖先传下来的方式（传统比宗教更为源远流长），点起篝火，在大河边上长跪不起，祈求着神明保佑他们和孩子平平安安。

孩子们的思想总是激进的，他们不愿意只是遥望着大山而不知其究竟，至少他们要弄明白他们所崇拜的到底是哪一路神明，那些郁郁葱葱的山坡能为他们提供怎样可以食用的果实。于是他们要求老人们允许他们到大山里去。这个要求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他们得到的是谁也不许离开大河寸步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圣旨，年轻人摇头叹息着，又默默地在大河边上坐了下来。

然而，他们其中的一个却没有死心。他是所有人中最强壮、最聪明、最不怕死的，而且天生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他想要干一件事情，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早已证明，人类要想解放，一定要靠一小部分精选的先锋，孜孜努力，大公忘私，永往直前地干下去不可）。于是，在一个静谧的清晨，老人和孩子们还在酣睡的时候，他勇敢地出发了。鲜艳的朝霞映

红了这个孤独的身影，除了一件可以用来开道或自卫的武器（一柄用得很顺手的石斧或者一根粗粗的木棒），身上再也没有他物。他的步伐很坚定，从大河边进到山里这段长长的路途中，他从未回过一次头。

不知过去多久，也许是一天两天，也许是十天半月，又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这个孤独的身影回到了大河边。只见他步履蹒跚，浑身上下凝固着斑斑血迹，手上的那件武器也不知丢哪去了。他的归来惊醒了老人和孩子们，他们惊愕又恐惧地瞅着他，怀疑眼前的他只是一个鬼魂。因为自从发现他走后，人们便没日没夜地用各种虔诚的方式，对着大山为他祝福。后来，祝福变成了祈祷，祈祷他死后能得到神明的垂青，给他的魂魄安排个好去处。此刻，老人们伸出青筋毕露的手，颤巍巍地从头到脚抚摸着，证明了他的确是个真真实实的肉体存在。除去身上的斑斑血迹，他整个的身躯跟离去时完全一模一样，但他的双眼炯炯闪烁，眼神里的内容增添了许多，脸上的神情也仿佛变了个人似的。

他说身上的血迹不是与野兽或妖魔搏斗的痕迹，而是大山峡谷中那些茂密带刺的灌木丛留下的划伤。接着，他提高了声音告诉大伙（如果那时人类还没有创造出语言的话，他也肯定有特殊的表达方式，把自己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他见到了一个谁也没见过的新奇世界：飞泄千尺的瀑布和清澈的溪水，千奇百怪的岩石和友好的鸟兽，取之不尽的果实和美丽的鲜花……那儿有我们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你们知道吗，世界完全不是我们过去所认为的样子，它太辽阔太博大了。站在大山的最高峰，看我们身边这条大河，细小得简直就像一棵小树上的枝，而远处还有许多比它更宽更大的河流哩。

老人们急切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碰上了什么样的神明。他坚定地说，这座大山的神明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它能够呼风唤雨，吞云吐雾，变幻莫测，天下无敌。并且，当深夜万籁俱寂，他坐在一棵孤独的老松下冥思时，脑袋瓜里还生出了一个神明呢。这个神明告诉他，它是他的灵魂。老人们惊愕地问灵魂是什么样子，他摇着头无论如何解释不清楚了（我们是不是用现代的语言，来替老祖宗解释一下灵魂是怎么回事？至少，被称之为灵魂的东西是以无限多的数量存在的，只要哪里有生气、有活力，哪里就有灵魂——从意识到存在，并带有自身的需求欲望和热情，就像大自然创造的任何生命都要呼吸一样）。但他却牢牢记下了灵魂告诉他的东西：既然你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事物，就应该明白无论多少神明在保佑着你，生活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创造的。创造意味着进步，进步意味着磨难。光守在大河边上有水喝是无法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你应该拿出你的全部聪明才智，创造出更舒适更惬意的生活（是不是从第二天起，他就开始着手研制大汶口文化中最值得自豪的那些精美的陶器了）。

老人们沉默了。这个年轻人在他们眼里变得无比陌生起来，但他们内心得承认那个被称作灵魂的东西确实令他们敬畏。在这之前，统治他们全部生活的只有一个信条，即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他们所有其他欲望都得服从于这个最高的要求：活下来。此刻，这个信条正在被年轻人的讲述瓦解着。

年轻人还有更神奇的发现呢。你们知道吗，我们一向崇拜的这个太阳，其实是从一片像天空一样颜色的水里生出来的呀。太阳刚从那片一望无际、起起伏伏的水里露出头来的时候，真像婴儿刚出生那样小巧鲜嫩，一跳一蹦地顽皮极了。可

眨眼的工夫，它就脱离了母亲的怀抱，变成个光芒四射的圆盘了。这才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啊！这时的大山在它的照耀下也变得无比崇高，连无所不能的神明都乖乖地带着风雨云雾躲到别处去了。太阳看上去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坦诚，一直微笑着与他对视。他仿佛听见它说：把我的光和热全部拿去吧，用你的灵魂去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的家园！

话音未落，老人们已齐刷刷地匍匐在地，对着灿烂的太阳和凝重的大山顶礼膜拜。

转天，又是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一支浩浩荡荡的由年轻人组成的队伍向着大山出发了。走在前面的是那位勇敢的先驱者，他要带领他们去找寻自己的灵魂，参拜初升的太阳。后来，老人和孩童们终于也耐不住性子，沿着年轻人走过的山路往峰顶攀登。

没有失败者。

没有谁不再相信大山的神圣和崇高。由是人们按照各自的愿望，编织出了一个个不同身份、不同本领的神明，以解释和解决他们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和灾难。而不管他们的祈祷是否灵验，他们都相信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并且有了生活的目的和自信。

渐渐地，这座大山的名气像大河的不停流淌一样传播开来。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一睹大山的风采，寻找着自己心目中的神明，以其安慰自己的心灵，然后再心满意足地离去，把这里的一切告诉更多的人。

就连那位神勇无比的黄帝都来求助于这座大山了。那是在他与暴君蚩尤的一番大战期间。蚩尤的兄弟八十一人，个个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吞云吐雾，沙石为食，骁勇善战，刀枪不

人，可他们却每每把这些长处用在扰乱天下、滥杀无辜上。颇具正义感的黄帝顺应民意，决心要除掉蚩尤。然而，两人大战九个回合，直杀得昏天黑地，也未能分出胜负。情急之下，黄帝直奔这座大山上，向上天神明求助。三天三夜后，山中大雾弥漫，一位女神披霞光乘祥云冉冉而至。黄帝伏首再拜，得女神授予秘法战书及万丈霞光。再与蚩尤决战沙场时，怀揣秘法战书的黄帝勇力倍增，节节败退的蚩尤无奈之中，口吐黑云妖雾借以逃遁，只见黄帝把手一挥，万丈霞光顿时将黑云妖雾驱赶得杳无踪影。无处藏身的蚩尤终于甘拜了下风。从此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黄帝和百姓自是对这座大山和女神充满了感激和崇敬。

大山不需要感激和崇敬。它的胸怀是宽阔的，它的心地是善良的，它从来没有拒绝过哪一位求助者。即使求助者们在山谷里砍伐了许多树木，在它的胸脯上踩出了一条又一条蜿蜒崎岖的山路，它也能够忍住疼痛而没有一点儿愤怒和要报复的表示。无论过去多少年，大山依然按照大自然给它制定的规则生存着，一代又一代的求助者纷纷带着无比的满足离开人间，它在人间还是那么年轻和老成。

只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它身上的点缀在不断地增加着。人们在山路上修筑了石阶，以便攀登起来更加省力和保险；人们在自己认为神明驻足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座小巧玲珑或恢宏壮观的庙宇（我们不奇怪为什么这些庙宇总比人们的住家还要宽绰精美，而且直到现在修复一座古庙宇的费用也不见得比建筑一座摩天大楼低多少），按自己宗教信仰中神明的样子给它们塑了像，以便让前来朝拜的人面对面地烧香磕头，用神明听得见的喃喃细语来表达他们的心愿。一年四季，风雨无

阻，大山里总是人迹不绝，香火袅袅。

在这袅袅青烟中，许多美丽或苍凉的与大山有关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便自然而然地诞生了。这些故事和传说撒播得很远很远，于是很远很远的人们就风尘仆仆赶来。

后来，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经常见到的那些名垂青史的大人物出现在了大山的盘山道上（他们的名字即使放在注脚里也显得咄咄逼人）。正因为他们的到来，这座已经被称作泰山的大山才有了新的生命力，才有了实际意义上的文明，才有了几千年长盛不衰的灿烂文化。

他们中有一统天下的帝王，有直到今天仍对我们有着影响的思想家，有怀揣千古绝唱的文人骚客，有叱咤风云的奇人志士。他们早就听说了泰山，他们也像普通百姓一样地仰慕这座大山，但他们出现在泰山上的目的，却要比普通百姓重要得多、复杂得多，意义也大得多。哪本研究泰山的专著上论证说，千古一帝秦始皇是因为感冒发烧才来泰山封禅祭祀的？被称作“东方圣人”的孔子，大概也不会为跟邻居闹了几句口角就来泰山讨个公道；大诗人李白、杜甫更不会偶尔路过这里而且酒喝得过了头，才诗兴大发留下传世佳作。不，他们是有备而来。

站在泰山极顶，他们或者仰天长啸，展示天之骄子的霸气；或者低头叹息，吐诉满腹经纶却不得其志的抑郁；或者挥笔对星月，神游天地间……惟有一点，他们从泰山神明和大自然的造化这里得到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像第一个攀登上这座大山的老祖宗一样，找到了自己心灵的满足，丰富了自己生存的意义。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找到了精神的依托。不然，为什么